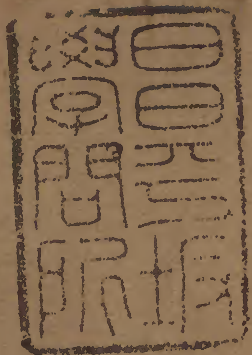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三之四



鬼神
性理

漢書門	九	四	八	一	一	四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四	八	一	一	四
類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漢	9408
冊數	48	(3)
函號	298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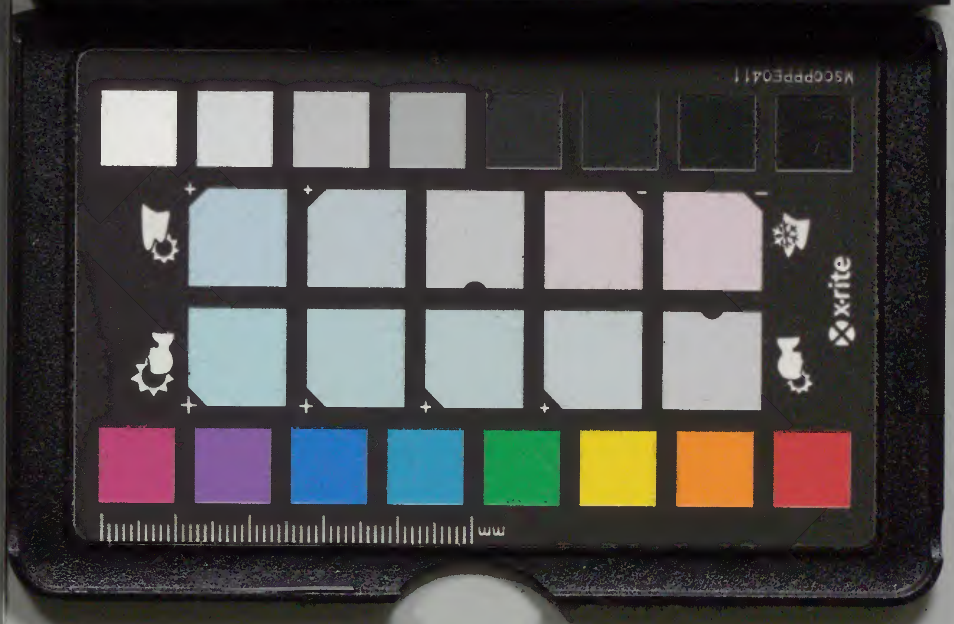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重錄朱子語類卷三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榭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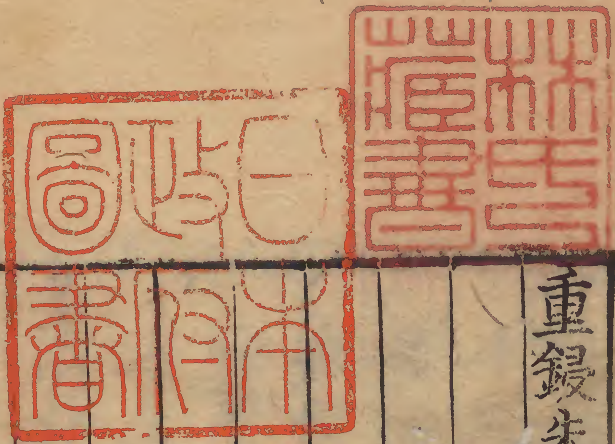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寧上朱崇木校梓

鬼神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
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
底理會得將間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
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間都沒理會了淳○義剛
聞同別出
義剛將鬼神問目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着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此說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
神事無形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
我着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箇皆
是面前事做得一件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
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
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義剛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
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
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
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意亦如此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
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
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
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
理如此去偽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
雷住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
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
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
知升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
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
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下筮之類皆是心自
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
死為鬼豈不是界分

叔子先生前說曰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
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

鳴義剛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
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
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
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
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

見道夫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
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揚

因說神恠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美便有鬼恠出來

方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
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冊子
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湏是親見揚平昔見冊子上并
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
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
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
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崇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

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
如邵意則是亦以為有之邵又言蜥蜴造電程言電有
大者彼豈能為之豫章曾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
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手臂大不怕人人以手撫之盡
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成電明日山下果有電此則
是冊子上所載有一妻伯劉大致中其人甚樸實不能
妄語云嘗過一嶺稍晚了急行忽聞溪邊林中響甚往
看之乃無止蜥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
數里下電此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為電則造
化亦小矣又南劍鄧德翁嘗為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
山中常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

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
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
後生死復為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軒拆廟次
弟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未稍無疑始得不然民倚
神為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
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頭上
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先生謂一
僧云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
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
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問教
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

不相關曰聖人便說只是如此嘗以此問李先生曰此
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為電亦有如此者非是電
必要此物為之也揚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
間其不信者断然以為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鄭景
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必太
因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
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必
因說鬼恠曰水之精夔魍魎夔只一脚魍魎古有此語若
果有必是此物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神兼論精神鬼鬼

問死生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作無主張
因問識環記并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有說話

行力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遊竟為寔

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一則為人散曰天道流則為鬼又問精氣疑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

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

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明作錄云然氣之清者為氣濁者

為質明作錄云清者為質濁者為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体明作錄

皮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

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

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書時明作錄云豎

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

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

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

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

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

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

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

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

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

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

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

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
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
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
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
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
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恠曰
夔魍魎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犢羊皆是氣之雜揉
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
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
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恠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
理會也因舉似南軒不信鬼神而言。閑祖。賜錄。理云。

便是仁義禮智當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精血是
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是此兩個相交感便能成
物游魂為變則所謂精氣為物須是此已盡魂升于地
陽者氣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鬼降于地謂之鬼降于地
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拒之是先後節
次便如此因說鬼神造化之迹且如起風雨雷花節
始便有人之祀祖先却有所謂來假來享此理如何復聚
矣誠心感格彼之氣未盡散豈不來享此理如何復聚
是誠心感格彼之氣未盡散豈不來享此理如何復聚
后稷為始祖以帝學為所自出之帝子孫相去未遠尚
可感格至于成康以後千有餘年豈復有未散者而
享之乎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
疑結為一物而為性也但人分上死氣亦未便散得盡
有聚散理則不可感格之理若中次久遠氣之有無不可
然祭祖先者既有他子孫畢竟只是這氣相傳下若
能極其誠敬則亦有感通之理釋氏謂人死為鬼復
為人如生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羊來去識環之非
化生史傳此等事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
又問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

者一極多豈可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
是昔有兩水之間久之無形像似人非人知其旁午不
斥出沒于戰之衝也彼何緣于却命啣冤抱恨固宜未散
地乃昔人戰之場也彼何緣于却命啣冤抱恨固宜未散
又問知鬼神之情狀為何緣于却命啣冤抱恨固宜未散
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屬可知謂曰伯有為厲伊川謂別
伊理則鬼神者造化之逆此豈便開花此豈非造化之迹
正理則鬼神者造化之逆此豈便開花此豈非造化之迹
又問知鬼神之情狀為何緣于却命啣冤抱恨固宜未散
則以為雷風雨木數曰春風便開花此豈非造化之迹
世人以為精怪迷惑何造化之迹曰山非理之正耳又問
水之性為龍則象士之何曰家語曰山非理之正耳又問
生專以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熱春氣之雜揉變颺所
也忽冬所以不屬卿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因為
惟孔子死而為屬卿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因為
李三錄大醜不設他一分齋食是為所汚後因未
或設黃錄大醜不設他一分齋食是為所汚後因未
人放爆竹其散無此設醜請天地山川神祇起却鬼未
離散以見設醜無此設醜請天地山川神祇起却鬼未

便以雷花世間自有道理如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
語之耳此為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
才卿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
虛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
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
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去終
所之歎歸兮何須更而忘反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
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
伸也倘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
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
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

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個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亦顯草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若聖賢則安于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恠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

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個
薄錄云問其氣發揚于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薄云終久必消了曰然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

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
 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
 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裡見一身只是个軀殼在
 這裡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
 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裡面水鯁魚肚裡水與
 鯁魚肚裡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
 火魄如水賀孫

曰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
 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
 在這裡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

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
 以漸個。饒錄云若以對待
 以漸言一半是氣一半是精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
 數多實分數少底賜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
 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聽心
 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
 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个神它自不
 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
 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
 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

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其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又曰一片底便是分做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做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逆遞分做兩箇氣裡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植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子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個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

先散則不能為崇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崇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規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後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子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裡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

人生物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溥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欄。有誤

耳目之聰明為魄魄是鬼

其自覺氣盛則鬼衰童男童女死而魄去化。升卿

魄是耳目之精魂是口鼻呼吸之氣眼光落地所謂體魄則降也

或問口鼻呼吸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曰精氣為物魂

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嗑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粗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一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魄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

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目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為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為也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歲往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德明

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烟上只是便散

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入之將死便氣散即此這裡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夔孫

魂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即是如此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淳問黃帝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

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
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
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
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
在便是不可謂之無胡泳

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害
者皆是未伏死又更聚得這精神安於死者便自無何
曾見堯舜做鬼來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
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
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

之常理也錄人傑

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
理之常也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
散耳營

光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為厲別
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
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
婦殺夫密埋之後為崇事不發覺當時便不為崇此事
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
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裡而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
則死者之寃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

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賀孫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啣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熱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无揚嘗聞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峰

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峰云說底是甚麼其人懺謝之而去揚

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餅中間自有成小塊較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聚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

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
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
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為氣耳目
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
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
于天形魄歸于地道家脩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孫賀
萇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
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廣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記金山
事如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今人家多有恠者曰此乃
魑魅魍魎之為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

某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
果死一子可學

鄭說有人寤寐間見鬼通刺甚驗者曰如此則是不有不
無底紙筆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為以敵之者曰後世人
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
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恠向見籍溪借事一
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可學

或問鬼神曰且類聚前輩說鬼神處看要須自理會得且
如祭天地祖考直是求之冥漠然祖考却去人未久求

之似易先生又笑曰如此說又是作恠了也祖道口以

祖考神示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個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個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此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個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裡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个不是理那个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

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周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祗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者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

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此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雜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着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惇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
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
上如此便有个相關處義剛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
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
他根却在這裡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
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
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个當下自散
了然他根却在這裡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
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
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

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
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
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
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
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
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
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
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具代某之身此一
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
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盖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

子楮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其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康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

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矣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後都帝立夏后相亦都帝立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繇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便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此地作氣要之通

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其討說只說到這裡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個

問鬼神是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神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

不交感時堂 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又

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他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之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揚

蔡行夫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時舉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格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

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來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燭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之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安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之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水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子享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子蒙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裡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裡古者繫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去接他便

是蒙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一接也

蒙子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即抑
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
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

又妄誕薄祭祖神示下論

漢卿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
常默以示人謂之示人傑

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

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靈之類振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

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

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内各

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祭五祀定是有箇門

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

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孫賀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明行人之所

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

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

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

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壯祖

或言鬼神之異曰世間亦有此等事無足恠味道舉以前

日魂氣歸天體魄降地人之出入氣即魂也魄即精之
鬼故氣曰陽魄曰陰人之死則氣散於空中之說問人
死氣散是無蹤影亦无鬼神今人祭祀從何而未之曰
如子祭祖先以氣類而未以我之氣感召便是祖先之
氣故想饒本之如在此感通之理也味道又問子之於
祖先固是如此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
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
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
祭亦有氣類為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
亦是從氣類而祭為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
其氣類亦可想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

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其謂不必但
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
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
理舉

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
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
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
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
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壯祖
問人祭祖先是以己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
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國國之

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
便是他氣底毋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
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
感通用之曰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
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
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
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子蒙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
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
何有此其所自来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
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

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係
衆人心邪向它它便盛如狄仁傑只畱吳太伯伍子胥
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
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
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變孫
賜錄畧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縣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
散昔守南康緣久早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
間弊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
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
亦自可見壯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其一番歸鄉里有

所謂五通廟最靈恠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繞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住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闕然以為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以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

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恠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為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于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托為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為靈古人釁鍾釁龜皆此意漢卿云季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着乃是為虎

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先生曰仰山廟極壯
大亦是占得山川之秀寺在廟後却幽靜廟基在山邊
此山亦小但是來遠到此溪邊上外面羣山皆來朝寺
基亦好大抵僧家寺基多是好處往往佛法入中國他
們自會尋討今深山窮谷好處只得做僧寺若人家居
必不可因言僧家虛誕向過雪峰見一僧云法堂上一
木毬纜施主來做功德便會熟某向他道和尚得恁不
脫灑只要戀着這木毬要熟做甚因說路當可向年十
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來又自有漢
卿云後來也踈脫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
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

累鬼神如何不服賀孫

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見其家小
女子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箇人事一箇神
只錄所問事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
有答語這箇不知是如何義剛

問嘗問紫姑神云云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者是
心中亦不知曲折也方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
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
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

鑠了此其人傑。方錄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

朱子語類卷第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為厲事其窮理煞精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大雅

天下無無性之物盖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海若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

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可學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

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

是四者雖尋常昆虫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

隔德

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

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個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

物則無也

當時所記語人之字為性字姑兩存之節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

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

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

而卒謂塞者寧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

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

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

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

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

此一句是說方寸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

般故理同以其一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

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

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

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個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

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大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士彘錄作以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貓相乳之類更一貓又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

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
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
一隙之光至於彌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
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
替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
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
知得君臣之分而已個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
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
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

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

此日變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
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
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個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
一似都無了變孫

天地間非特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
受天地之中而生耳教仲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

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一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者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

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為知覺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為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

已略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析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
冲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
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
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
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裡過來德輔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睢鳩之有別物
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
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
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卻專
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昧

虎遇藥箭而死也直去不回虎是剛勁之物便死得也

正備

有飛蟻爭集于燭而死指而示諸生曰此飛而亢者便是
屬陰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道夫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
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

廣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人傑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
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
在裡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

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
 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
 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
 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
 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又
 曰且如今言藥性熟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生恁地夫道
 徐子融以書問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熟大黃寒此
 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先生曰子融
 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
 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

仁先生曰此說亦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
 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氏云物有近人
 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
 有知覺才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
 却堅久難壞廣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
 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
 附子不可為大黃節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
 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
 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

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嬰竈是無生意
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賀孫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兔
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
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節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
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一水在水者不可以一陸則龜
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又陸則龜
之類是也端蒙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
木是得陽氣本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
伏草而鳥棲本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
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鷓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陰氣
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端蒙

問物有夏秋間生者曰生得較遲他又自有箇小四時方
子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
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成賊之便枯悴
不復悅懌池本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曜
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

不考

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
 只看戕賊之便彫瘁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
 向下頭向本乎地者親下故濁動物向上人頭本乎天
 者親上故清獼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恠如鳥獸頭
 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德明○錄云本乎天者親上
 是親乎上
 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是親乎下
 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康節說
 純叟言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菩蕾冬花春實夏熟才熟
 後又結菩蕾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意謂生理循
 環也○德明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
 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
 一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

散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
 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
 氣將脫也廣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方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
 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
 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
 為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說便
 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
 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邪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溥以下論氣質之性語厚之昨晚說造化為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造化之理是形而上蜚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其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總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可學

因看審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必大疑此下云性畢竟無形影程子性即理也此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

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
 理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
 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
錄云若指有知覺為性只是說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
 命之性為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
 心又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
 亦皆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說出
 語言理會得只見事多却不如都不理會得底又曰然
 亦不可含糊亦要理會得箇名義着落錄小異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

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
 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聽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
 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
 繫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關一便生物不
 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
 則此理如何頓放性必大錄此云有氣質之性無天命之性無氣質之性
性亦做人不得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
 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關一之理但
 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甚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
 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
 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

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
卻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
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
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
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
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
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
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
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
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
將此理來昏了又曰阜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

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匡衡疏
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營謂寬而栗等而下一字
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
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營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
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
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
也而理存焉故族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
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
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

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茅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

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于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諫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個

問氣質之性曰終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裡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幹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

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
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
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
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為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
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
之則水無歸着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
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
說夢韓退之畧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

理益明且如唐劉知幾之子云注述六經之旨世俗陶
陶知我者希不知其書如何說亦是擔當不得如果
能曉得此理如何不與大家知賀孫

性只是理氣質之性亦只是這裡出若不從這裡出有甚
歸着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是心人心亦心
也橫渠言心統性情人傑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
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
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
徧体于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道夫

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
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
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
正犹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裡膠清又問孟子言性與
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
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
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道夫。開
祖錄云氣
稟之偏難除釋氏云如水中鹽
色中膠取不出也病翁說此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
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

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賦

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
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去偽

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滾來滾去便有昏明
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

有惡也廣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
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此醬與鹽便是一般

滋味備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
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

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恠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一復之曰先生解中庸大本云云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說人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大雅

問理無不善則氣胡為有清濁之殊曰才說着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儒用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滾來滾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

濁之類
○上般

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

德明

人性本善無許多不美不知那許多不美是甚麼物事據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起云安得有两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两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則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浩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

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
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
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
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
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
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
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
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
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
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

至其中而止矣責流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璣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
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
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
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
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
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
謂天命之謂性也浩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
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說
不說了孟子說得麤說得踈畧孟子不魯推原原頭不

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義剛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
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所言却是說得稍近蓋
荀揚說既不是揚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
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必得一個氣字耳程子曰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謂此也力行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
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
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
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

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
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裡有三品來孟子
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
以亦費分曉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
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
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
只說个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
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
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個善這個惡却不論那一原處

只是這個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
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
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
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
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
如這理寓于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個氣只是氣強
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
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叶上面不應
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
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柄錄云
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才賦于氣質
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理管

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氣
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
欲行而下沮格上之人亦
不能一上去督責得他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
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
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
亦欠闕了問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
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于氣是
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
命于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性命能順天理否
曰固是又問橫渠論氣質之性却分曉明道生之謂性
一章却難曉曰它中間性有三說須子細看問云

之謂性它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
性它這且是滾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
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云云善
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看來善固性也固是
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
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它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
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
都羞惡而無惻隱這個便是惡德這個喚做性邪不是
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個
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生之謂性人生而靜
以上云云便已不是性也看此幾句是人物未生以前

說性不得性字是人物已生方着得性字故才說性便
是落于氣而非性之本體矣曰它這是合理氣一滾說
到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幹出好底說故謂之善又問
所謂繼之者善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
海云云曰它這是兩個譬喻水之就下處它這下更欠
言語要須為它作文補這裡始得它當時只是滾說了
盖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
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之清却依舊是譬喻問它
後面有一句說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意却分曉曰固
是它這一段說得詳了又問此理天命也它這處方提

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着力却是用這氣去尋个道理夔孫

先生言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之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粹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蠢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其嘗謂原性一篇本好但言三品處欠个氣字欠个來歷處却成天合下生出三般人相似孟子性善似也少个氣字大抵口伯說錄云也問或有些子不觀是處只被他才高當時無人抵得他告下口更不曾得聞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

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則人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人大體本清故異于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節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睢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用需理在氣中如一个明珠在水裡理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

清底水裡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
水裡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
珠如在深泥裡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胡泳

敬子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
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倘以為人心初發有
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于惡者
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
子越林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
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
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
有合下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為物欲所奪流入

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裡坐他
心裡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
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
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
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個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
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
必皆中于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
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
可見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

如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拘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着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于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于生質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

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閱祖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嘗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閱祖

性有濁者如得水氣多者仁較多金氣多者義較多揚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于彼或通

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
工于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
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于親而薄于他人如明皇友
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
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
中只通得一路故于他處皆碍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
了又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
這個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
會所以如此如箕命推五星陰陽交際之氣當其好者
則質美逢其惡者則不肖又非人之氣所能與也問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

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曰如才不足人明得
理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
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
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
是才亦是德可學

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
否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箕
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
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
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磬縣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臨漳士友錄先生語論氣之清濁處甚詳曰粗說是如

此然天地之氣有多少般問堯舜生丹均瞽瞍生舜事
恐不全在人亦是天地之氣曰此類不可曉人氣便是
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
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德明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節
人性如一團光煨在灰裡撥開便明椿

問氣稟云云曰天理明則彼如何着得可學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性
冷此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們

問指屋柱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
說氣稟曰然可學

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復舉

了翁責沈說曰他說多是禪不知此數句如何恁說得

好義剛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

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

值遇不一端蒙○以
下兼言命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

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夫道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

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個觀之

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為

也曰固然性則命之理而已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

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

聖愚賢否皆同

薄○寓
錄少異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

焉之命是言所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伯羽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

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

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

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

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

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得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

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

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

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

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

一本作衰
落孤卑者

便為貧為賤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天天有那氣生一

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

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

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

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

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
許多職事別本云一般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
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
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
物一齊趨一作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
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裡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
只在裡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裡面纖毫皆
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
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

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
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
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
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
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
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个氣字寓。淳錄自
橫渠以下同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
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
出於理命之變者出于氣質要之皆天所付子孟子曰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
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

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
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
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木之

或問亡之命矣夫此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只是氣
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
祖道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五十知天命兩命字如
何曰不知命亦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却是聖人知其性
中四端之所自来如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為水流聖
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祖道

問一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
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

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其
其理之所自来譬之于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
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
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于
巖墻之下則又非其正也因言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
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
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
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得志舊看史傳見盜
賊之為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為其全得壽考之
氣也人傑

履之說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

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得運使然邪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傳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物不能

恰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個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裡說我特地要生个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裡恰相湊着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

只一般個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個定是做個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

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個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涿涿世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可學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

德地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竟是
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數息封建
不行然行着亦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為之後
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
此豈不是氣運顛倒問此是天命否曰是可學
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
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朱生于山
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
數如此定了揚

語類卷四終

